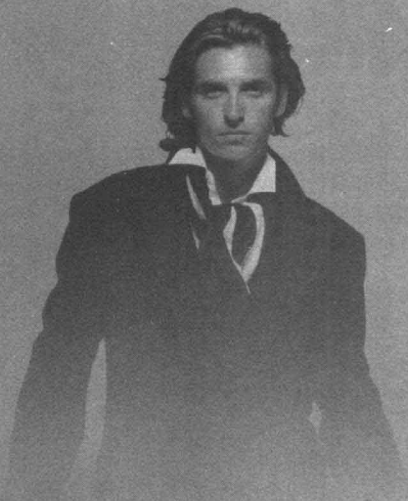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large, close-up, sepia-toned portrait of a woman's face,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left. Overlaid on the lower right of her face is a full-length image of a man in a dark, formal suit with a white shirt and dark tie. He is standing with his arms slightly away from his body,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viewer. The title 'Never Leave Me' is written in a large, elegant, cursive script on the left side,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s '千万' (Qian Wan) integrated into the 'Leave' part. Below this, the Chinese title '别离开我' (Don't Leave Me) is written in large, bold, red characters with a black outline.

Never
Leave Me 千万
别离开我

[美国] 哈罗德·罗宾斯 著 廖敏译
译林出版社



千万别离开我

NEVER LEAVE ME

[美国] 哈罗德·罗宾斯 著 廖敏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万别离开我 / (美) 罗宾斯(Robbins, H.) 著; 廖敏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3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 Never Leave Me
ISBN 7-80657-000-4

I. 千… II. ①罗… ②廖…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1240 号

Copyright © 1954 by Harold Robbins.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Amer-Asia Books,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0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8-93号

书 名	千万别离开我
作 者	[美国]哈罗德·罗宾斯
译 者	廖 敏
责任编辑	赵 薇
原文出版	Avon Books, 1954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 - m a i 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滨海印刷三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375
插 页	2
字 数	142 千
版 次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000-4/I·001
定 价	10.7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开头是这样的——

“我吃了午饭，2点30分回到了办公室。”在这样一个寻常至极的日子，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伊莱恩死了。

这个故事的开始已经决定了悲情的氛围。梦想就这样被击破了。生命的阴影就这样无情而浓重地笼罩着我们的主人公，以至于过去的一切像是一场演出迅速地落下帷幔，迅速地消逝。

死亡凝固在某一时间之上，仿佛是一个预言——如果说生命本身就孕育着某种危机和悲剧，那么，此刻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宣告着结局是早已注定的，就像一支乐曲的前奏已经隐伏了她所有荡气回肠的旋律，她的高潮，她的最后一个音符，甚至她的袅袅余音……

我们看过了太多情节各异的言情剧，美丽的故事总像是一个不真实的圈套，也许能让你傻傻地笑，让你默默地流泪默默地感动，但我们越是投注感情，就越是离现实的陆地更远。尽管心中充满了冲动和渴望，可眼前的海市蜃楼从来都和我们无关。

于是，在掀开这本书的扉页的时候，我不禁在想，是不是又一个被人们说俗了说滥了的“廊桥遗梦”呢？

获得意想不到的奇遇，这是人人心中都有的一种梦想。伊莱恩不是无缘无故地走进“我”——罗恩的生活的。对于罗恩来

说,他曾经的生活并非毫无目标,这个女子之所以能够将目光射入他的心中并且燃烧,是因为他既幸福又贫乏。

他看着远处的夜空,对自己说:你已经有了三万的家产,十万的资产,两个可爱的孩子和一个温柔贤淑的妻子。在你生命饥渴时期渴望拥有的东西你都有了。现在为什么要尝试改变?为什么要变为一个陌生的自己?

幸福是乏味的,其实,与其说是幸福乏味,不如说是人生乏味。那么,挑战人生的突围就成为一必须。当他看见伊莱恩的时候,她似乎完全是他想象中的那个样子,是为他的灵魂而出现的。一场大火就要烈焰冲天了。

她有一种真正的优雅,忧郁着,惊怕着。她的丈夫因病亡故了。在与罗恩见面的那个时刻,她正面临一段生命的结束,而不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她为拯救被病魔伤害的人而奔走,但她并没有信心——整个世界都受伤了,她能够拯救吗?或者说,她能够拯救自己吗?她为心中的另一个他而活,无论他是昨日的丈夫还是今日的情人。她美好、细腻、高尚,她是古典的女人。

时间使激情死亡。罗恩坚信一个男人必须依靠永远的奋斗和激情,来充盈他内心的阳刚之气和孤独精神。正是由于这种人生边缘的不稳定性,当伊莱恩静静地冷冷地在他的面前闪烁着光芒,如同月光划破沉寂的夜空的时候,他就想像一只鹰,狂欢着驾驭着自己的翅膀,逼向对方,不让她有一点喘息。别无选择了。

一颗炸弹呼啸着落了下来。

这是一个充满力量的时期。当这个当代英雄走向我们的女主人公的时候,她多少有些害怕,但她却不能拒绝。困苦和绝望成为一种真正的动力,让伊莱恩突然将压抑已久的情愫宣泄出来。对于她来说,在这场风暴之中还犹豫什么呢?要么,接受

他，被排斥在他的那个世界之外；要么，仍旧一个人黯然地独行。她更需要温暖，需要在激奋中得到滋养。她不可以抵抗她今生的定数了。

目睹那幅不该看见的场面——罗恩与桑德拉紧紧相拥时，伊莱恩感到一种不能承受之痛。她由此想到的是：假如自己是罗恩的妻子，那会怎样？

同样狂热的罗恩，却有不一样的沉重。他与妻子在一起时，常把她当成了伊莱恩。对于两人，这都是一种背叛。那么，他在想，哪一种背叛更严重些？

就罗恩而言，情爱不过是生命战场的一种战斗形式而已。所以，当狂妄自大不可侵犯的布拉迪提出要他加盟的建议时，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拒绝了。一切是那么诱人，要紧的是他却不肯付出代价。

于是，危机降临了。强大的布拉迪要他屈服，可是在这场交锋中，战无不胜的人遇到了真正的对手。身临险境的罗恩斗志昂扬，他早已准备埋葬旧日的生活，而布拉迪给他带来的是真正的解放，他相信自己的身心在腐败的大地上是活着的，彩虹在他的血液中升起，他已经看到了全新的将来。

小说一再地向我们揭示着一个主题，即：夜与昼永远是周而复始的。生活或者是文明或者是爱情，在结束了黑暗迎来光明之后是鲜花盛开，接着就是返回黑暗，开始腐化。难道所有的追求，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从终点又回到起点，都毫无意义吗？

“我”——罗恩一厢情愿地希望伊莱恩是一个例外，幻想他们的爱情不再神秘地陷入茫茫黑夜。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恋人，好像要对她施加某种法术，要用热烈的目光点燃她，融化她的全部感官，锁住她的灵魂。他相信勇气的价值，强大的压力使他热血沸腾，跳到战场的中央，进行生与死的搏斗。

一道光辉罩在那个地方的上空，奇迹终于出现了，罗恩成了胜利者。失败的布拉迪听见他唱的歌了吗？他们的胸膛里仿佛有一把琴，琴上弹出了无比美妙的琴音。“时间失去了意义，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蜜月。”然而，正当伊莱恩将全部的幸福压在他的肩头的时候，命运继续以它不变的脚步向前走，幸福正一分一秒地消逝。电话铃刺耳地响了。

家园在风雨中飘摇。罗恩的孩子竟然和伊莱恩的丈夫得的是一样的疾病！这预示着什么吗？在一家人的痛苦呻吟声中，罗恩将沉重的担子重新担起来，喘着气。终于，屋顶没有塌，孩子转危为安了。伊莱恩呢？当罗恩又想起她来时，她已经踏上了生命的归程。终点又回到了起点。

小说如同一个电影脚本，行云流水，轮廓分明，让你能够随着故事的情节和人物的悲喜，思绪漂移，感受力量、情感、爱和冲动。伊莱恩的形象塑造气韵丰满，动人心弦。而男主人公罗恩更多的是一个思想者。他告诉我们，爱在别处，是一个梦想。

龙海秋

作为开始的结束

我吃了午饭,2点30分时回到了办公室。进门时秘书米琦抬起了头。“律师把合同寄来了吗?”我问道。

她点点头。“我把它们放在你办公桌上了,布拉德。”

我走进办公室,坐下来看合同。我飞速地翻动着这沓文件。这些打印得密密麻麻的文件上有那么多令人发疯的“鉴于”和“原因”之类的正式字眼,但它们是不掺水分的。这真是一个欢乐的时刻。当我开始阅读这些文件时,不禁感到一阵满足。这比饭后来上一杯白兰地还要好。

蜂鸣器响了,我拿起电话,但视线仍然停留在合同上。“保罗·雷米从华盛顿打来电话,在二线。”秘书轻柔的话语传入我的耳鼓。

“好的。”我一边说一边按下按钮。我的声音里仍然流露出心中的满足。“保罗,”我冲着电话高声说道,“我刚刚拿到了那份合同……”

“布拉德!”他尖声打断了我,我感到了不祥,心跳开始加速。

“怎么了,保罗?”

听了他的话,我的脑袋像炸开了一般。“伊莱恩自杀了!”

“不,保罗!”合同从我手中滑落到了桌上和地上。我的胸口如同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般。我两次想张口说话,却一句也说不出。

我颓然跌坐在椅子上。在一片模糊中，办公室开始在我周围旋转。我闭上了眼睛。伊莱恩，我无声地呼唤着——伊莱恩，伊莱恩，伊莱恩。

绝望之中，我艰难地开口说话，声音沙哑，听上去非常古怪。“怎么回事，保罗？什么时候？”

“昨晚。”他说，“她是服安眠药自杀的。”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恢复了自我控制能力。“为什么，保罗？”我问道，其实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有遗书吗？”

“没有遗书。什么都没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一声叹息轻轻地从我唇边溜了出来。她从来就是这样，直至生命的尽头。我的声音现在听上去不像刚才那么微弱了。“这太可怕了，保罗。”

“对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布拉德，”他说，“而且这件事偏偏发生在看上去她的一切都有了起色的时候。就在几周前伊迪丝还说因为有了你支持她开展救助儿童骨髓灰质炎患者的慈善活动，她看上去快乐极了。她说伊莱恩又重新找回了自我，而且还去帮助别人。”

“我知道，”我虚弱地答道，“我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我打电话告诉你的原因，布拉德，”他说，“伊莱恩很欣赏你。她认为你是最了不起的。她还经常对伊迪丝述说你对她有多好。”

他的话句句刺痛我的心。我不得不阻止他继续谈论这些，否则我会疯掉的。“我也觉得她非常好。”我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我们大家都这么认为，布拉德，”他赞同地说，“我们一直奇怪她是从哪里获得了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一切。现在我想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了。”

我闭上了眼睛。他们不会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知道许多

事情，太多的事情。“什么时候出殡？”我机械地问道。

“后天。”他答道。他告诉了我教堂的名字。“11点，”他补充道，“她将安息在她的丈夫和孩子们身边。”

“我会去的，”我说，“我们到时候见。还有，如果有什么事情我能帮得上忙……”

“不用了，布拉德，一切都安排好了，”他答道，“现在谁都不能再为她做些什么了。”我放下电话，但他的话语还在我耳边回响。我坐在那里呆呆地凝视着满桌满地的文件。当我机械地弯下腰去拾取时，泪水突然间夺眶而出。

我听到门开了，但我没有抬头。米琦站在我面前。我感觉到她把手放到了我的肩头。“我很难过，布拉德。”她说。

我直起身看着她。“你知道了？”

她点点头。“他在我把电话接进来之前告诉了我。”她轻声说道，“太可怕了。”她递给我一杯酒。

我接过酒杯，放在唇边啜饮着，她则动手收拾地上的文件。等我喝完时，她也收拾完了。她不放心地看着我。

我抽动了一下嘴角，挤出了一个笑容。“我没事的。”我说，“放在这儿，我待会再看。”

她把文件整齐地码放在桌上，向门口走去。我叫住了她。“不要接进电话，米琦，我不见客。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她点点头，轻轻地带上了门。我走到窗边，向外看去。

天空呈现出一种寒冬天气里特有的蓝色，城区灰白的楼宇争相冲向天空。人们可以在麦迪逊大道的两万平方英尺的土地上建造出租面积为五十万平方英尺的高楼。到处都是像蚁丘般密密麻麻的新型建筑。这就是所谓第一流生活的一部分，而第一流的生活已成为我的一部分。

我从懂事的时候起就向往这样的生活。现在我才知道它的

价值是什么。一文不值。绝对一文不值。街上任何一个普通人的生命都要比所有的城市加起来重要。

她死了,但我仍然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好像就是在刚才,她温暖的唇还贴在我的唇边,她清新的气息还含在我的口中,她动人的声音还响在我的耳畔。

伊莱恩,我大声地呼唤着她的名字。从前这个声音令我想起一个多么温柔可爱的女人,而今它却成为扎在我心头的匕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伊莱恩?

蜂鸣器再次响起,我怒气冲冲地走到桌旁拿起电话。“我想我说过不接电话的。”我厉声说道。

“你父亲来了,布拉德。”米琦轻声说道。

“是这样。”我说着转过身来面对房门。

爸爸笨拙地走了进来。他走路时总是这么笨手笨脚。他看上去惟一得体的时候就是当他坐在方向盘后面的时候。他用深色的眼睛瞟着我,在我脸上搜寻着。“你听说了?”他问道。

我点点头。“是保罗打电话告诉我的。”

“我在车上听到了收音机里的消息,所以就马上过来了。”他说。

“谢谢。”我从酒柜里取出一瓶酒。“我会没事的。”我倒了两杯酒,递给他一杯。

我一饮而尽,他只是端着杯子,没有喝酒。“你准备怎么办?”他问。

我摇摇头。“我不知道。我在电话里告诉保罗我会参加葬礼,但现在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去。我不知道我能不能面对她。”

他仍然用搜寻的目光注视着我。“为什么?”

我盯着他看了半天,终于将感情爆发出来。“为什么?你和我一样知道为什么。因为是我杀死了她!这和我用手枪指着她

扳动扳机没有什么不同！”我瘫坐在酒柜旁的椅子上，双手捂面。

他在我对面坐下。“你怎么知道的？”他问道。

当我抬头看他时眼睛里已经在冒火。“因为是我向她求爱，对她撒谎，给了她一些我自己知道根本就不会兑现的诺言；因为她相信我，爱我，从未想过我会离开她。失去了我她就失去了整个世界，因为我就是她的世界。”

他慢慢地啜了口酒，看着我。最后他说话了。“你真的这么想？”

我点点头。

他想了一会。“那么你一定得去参加她的葬礼，请求她在冥冥之中原谅你，否则你会永远不得安宁。”

“但是我怎么办得到，爸爸？”我叫道。

他站了起来。“会的，你会办到的，”他坚定地说道，“因为你是我的儿子，伯纳德。你身上有许多我的毛病和弱点，但是你从来都不是一个懦夫。这也许会比较困难，但她会在冥冥之中原谅你的。”

他关门离开了，又留下了我一个人。我向窗外看去。寒冬的暮色笼罩了下来。不久前，也是这样的一天，我第一次与她相遇。

从那时到现在的这段时间里，我终将在某个时刻找到答案。

第 一 章

刮胡子的时候我从镜子的角落里看着她。浴室的门是开着的,我可以看到她在床上坐了起来。她棕红色的长发像瀑布般倾泻下来,透过睡裙隐约可见她那纤细白皙的肩头。她仍然很年轻,我骄傲地想到。看到她没有人会想到再过三个星期就是我们结婚 20 周年的纪念日。

快 20 年了。我们有两个孩子——男孩 19 岁,女孩 16 岁——但是看上去她自己都像个孩子。她身材苗条,娇小玲珑,现在的衣着号码仍然和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一样。她灰色的眼睛和当年一样又大又亮,她的嘴唇也和当年一样柔润饱满。哪怕不用口红她的嘴唇也是那么鲜艳。她的下巴圆中带方,透着诚实和正直。

我看着她下床穿上晨袍。她的身材几十年来一直保持不变,总是那么令人兴奋。看着她走出了我的视线范围我才开始认真地刮胡子。我用手指摩挲着胡子。

仍然很硬。从来都是这样。我得刮上两次才能使皮肤看上去光滑。我拿起刷子,开始第二次往脸上打泡沫。突然间我意识到我在小声哼唱。

我惊奇地凝视着镜中的自己。通常我刮胡子时不会唱歌。我讨厌把胡子刮掉,这种时候压根不会开心。如果按照我的性子,我情愿留上一脸浓密的黑胡子。

每当我抱怨这个时,玛吉都会笑话我。“为什么你不找个挖沟之类的工作来做?”她会说,“你有干粗活的体格。”

我还有一张干粗活的脸。你 cannot 通过一个人的长相来辨别他是干什么的,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我脸部线条粗犷,通常会让人们联想到户外体力工作者,但是我甚至都想不起来我上次户外劳动是在什么时候。我甚至不会动根指头去整理屋子周围的花园。

我再次开始刮胡子,仍然在喘口气的当儿哼着小调。我很开心——为什么不呢?所有这一切对于一个结婚 20 年的男人来说会显得更美好。

我在脸上喷上一些润肤水,冲洗完剃刀,开始梳头。这才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仍然有着一头好头发,尽管在过去的五年里它开始有些花白。

我回到了卧室时。里面没有人,不过干净的衬衫、领带、袜子、内衣和一套西装已经铺展在床上。我暗自咧嘴一笑。玛吉从来不让我在穿衣上随心所欲。我喜欢对比强烈、色彩鲜艳的组合,但是她说那和我从事的工作不相称。我得看上去有威严,有品味。

以前并不是这样。八九年前情况还不是这样,那时我就是披件马身上的盖毯也能对付,但是今天的我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闻广告员了,而是一个公共关系顾问。

老马配新鞍,我真感觉受了抬举。我只是现在才发迹的。三万年薪而不再是三千,拥有一个在麦迪逊大道上一座新楼里的办公室而不再是像电话间一样的写字室。

然而,当我穿戴完毕后看着镜中的自己时,不得不承认玛吉是对的。这个老家伙看上去诚实可靠。衣服帮衬了我不少。它们软化了我面部的过硬的线条,让我看上去更值得信赖。

当我下楼到早餐间时，玛吉已经坐在桌旁，正在读一封信。我走到她身边吻了一下她的脸。“早安，亲爱的。”我说。

“早安，布拉德。”她说，视线却并没有从信上移开。

我低头越过她的肩头看信。熟悉的笔迹。“布拉德？”我问道。我指的是小布拉德·罗恩。他在念大学一年级，刚好到了每周写一封信而不是每天写一封的年龄。

她点了点头。

我走到桌旁我的位置上坐下。“他说了些什么？”我问道，一边端起一杯橘子汁。

她抬起头，用那清澈的灰眼睛看着我。“他以 80 分的平均成绩通过了考试，只有数学给他带来了些麻烦。”

我冲她笑了笑。“不用担心。那对我也会是个大麻烦，要是我上大学的话。”我喝完橘子汁时我们的女佣沙莉也将咸肉和鸡蛋端了上来。

我特别喜欢在早晨吃鸡蛋、冲淋浴。在孩提时代我不能奢侈地享受这些。我爸爸在纽约城里开出租车谋生；现在他仍在干，尽管他已经 64 岁了。我们的日子从来就没宽裕过。他惟一让我为他做的事就是帮他拥有了自己的出租车。在许多方面他是一个古怪的老头。妈妈去世以后，他不愿意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离开第三大道上的高架铁路我会不舒服的。”他说。

当然不只是因为这个。他不想离开妈妈。在第三大道的那所公寓里有妈妈的气息。我理解他的感受，所以我们也就由他去了。

“这孩子还说了些什么？”我问道。不知何故我以为念大学的男孩们写信回家应该是伸手要钱的，而且对布拉德从未提这样的要求我暗地里还有些失望。

她看着我，眼睛里流露出了不安的神色。她用手指轻轻地

敲打着信纸说：“在信末尾他说考完试后他感冒了一个多星期，咳嗽老是好不了。”她的声音里充满了忧虑。

我对她微微一笑。“他会没事的，”我安慰她说，“写信叫他找个医生看看。”

“他不会的，布拉德，”她反对道，“你知道这孩子的脾气。”

“当然，”我嚼着满嘴的食物说，“所有的孩子都是那样。不过感冒算不了什么。他会好起来的。这孩子身体结实着呢。”

这时珍妮走了进来，同往常一样匆匆忙忙。“你吃完早餐了吗，爸爸？”她问道。

我看着她，笑了。珍妮是我的女儿。她是最小的。她很像她妈妈，只是给宠坏了。“咖啡煮好了吗？”我问道，“我得喝一杯。”

“可是，爸爸，我上学要迟到了！”她抗议道。

我疼爱地看着她。是我把她给宠坏了。“整个早上都有校车，”我告诉她，“你用不着非得等我。”

她把手搭在我的胳膊上，亲了亲我的脸颊。一个16岁的女儿给父亲的吻实在是很特别，无与伦比。“可是，爸爸，”她说，“你知道我有多么喜欢上学时和你一道走。”

尽管我知道她是在哄我，可还是笑了。我没法不笑。我喜欢她这样。“你等我的惟一原因就是我会让你开车。”我逗她说。

“别忘了还因为我喜欢你的新买的敞篷车，爸爸。”虽然她嘴巴上毫不示弱，棕色的眼睛里却满是笑意。

我看着玛吉。她带着一丝恬淡的微笑看着我们。她知道珍妮又在对我软磨硬泡了。“我该拿这个孩子怎么办？”我装做很无助的样子。

她回答时那抹恬淡的笑容仍然挂在唇边。“现在教育她是太迟了，”她笑道，“你最好还是带她去上学吧。”

我将杯中的咖啡一饮而尽，站了起来。“好吧。”我说。

珍妮对我展颜一笑。“我这就去给你拿帽子和外套，爸爸。”我听到她跑进了门厅。

“今晚能早点回来吗，布拉德？”

我转过身来面对玛吉。“现在还不知道，”我说，“我跟克里斯可能会被那个钢铁工业协会的事情给缠住，不过我会尽量早些回来的。”

她站起来，绕过餐桌走到我身边。我弯腰吻吻她的面颊，她的脸蛋柔软光滑。她将嘴唇迎向我，我吻着她的唇，味道真不错。

“不要工作得太辛苦了，先生。”她面带微笑柔声说。

“我不会的，夫人。”我说。我听到屋子前面响起了喇叭声。珍妮已经把车给开出来了。我转身向门口走去。突然我停住脚步，回头看她。

她在我身后微笑着。

我凝视了她片刻，而后我也笑了。“你知道吗，夫人，”我快速说道，“如果我年轻 20 岁，我还会跟你结婚。”